



春
明
新
史

張恨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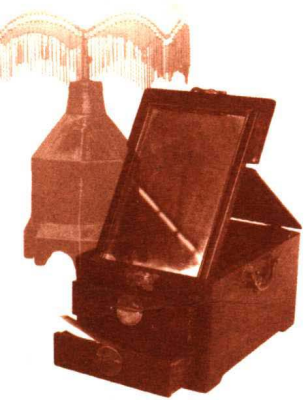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出版社

張恨水

著

春
明
新
史

中國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明新史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ISBN 7-5059-4683-8

I. 春…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730 号

书 名	春明新史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21 千字
印 张	9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83-8/I · 3662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岭头乡黄岭村人。生于江西。他一生创作了100多部中、长篇小说，其中大多是章回体小说，总字数约2000万。

目 次

楔 子	深巷賣花來村人入幕 高軒馳馬到羽士登龍	(1)
第一回	儿女英雄多情甘做妾 美人名士得意共參軍	(10)
第二回	一幕血花曲中人不見 半窗日影客散鳥還來	(25)
第三回	門有貴人車花登上第 市成君子國紙做洪災	(50)
第四回	巨博擲千金為人做嫁 豪歌收八美與客同歡	(78)
第五回	血肉橫飛凱旋猶痛哭 晨星寥落朝會更高歌	(100)
第六回	點鐵成金泥云三月別 開門揖盜牛馬一生休	(131)
第七回	力疾從公媒翁中夜起 知新溫故嬌妾對門居	(170)
第八回	燈下看花屠沽成上客 伶門伴食筆墨負驕人	(199)

- 第九回 解道鏡中花揮金似土 (223)
 可憐閩里月吊影銷魂
- 第十回 銜列白幡前鬼添新爵 (253)
 券焚紅燭下客遁空門

楔 子
深巷卖花来村人入幕
高轩驰马到羽士登龙

却说北平地方，历代在这里建都，是整千年来的政治中心点。凡是要做官的人，要想发展，总得到北平来活动活动。至于原住在北平的人，更不用提，十家倒有九家和官字儿发生关系。做官的人，是挣钱不卖力的，办事以外，寻乐儿的时候有的是。所以北平人说：人生在世，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老三点儿。因为北平人的人生观，是老三点儿，由需要有了供给，花天酒地，声色歌舞之场，甲于华北。而且寻乐儿的，多一半是做政治生活的，往往多社会趣谈，风流佳话，都做了政治背景，所以北平的繁华世界，和别处城市不同，往大说一点，和内政外交，国家安危，都有密切的关系，要证明这一件事，都也不难，只问一问卖花的快嘴刘，便能知道。这快嘴刘是北平广安门外丰台镇的人。

说起丰台镇，这是到华北的人，首先要知道的一个好地方。在前清时候，铁路未通，交通不便，那里就成了很有名的市镇，因为它那地方，周围有十几里地的面积，全是花圃，专种春夏秋冬四季的花草盆景，送到北平城里去卖，最出名的是芍药，一种就是几顷田。在前清时候三四月里，芍药烂开，北平城里的人坐着骡车，带着酒食，特意到丰台去赏花。春风陌上，鞭丝帽影，却也不减现在中央公园北海公园这一番热闹。到了后来铁路成功，京汉京绥京津三条路，把丰台当做联络点，就越发地热闹起来。种花的人，借着铁

路便利，把花还运到天津去卖，所以丰台花业，也就格外振兴。

吃这项饭的人，由前清到现在，并不见得减少，快嘴刘他就祖孙三代，以此为业，不过他自己的园地很小，不能种整顷的花，只是随时凑些零碎盆景，自己挑到北平去卖。有一年夏天，正是时局变化之后，北平关了几天的城门，快嘴刘不能进城，预备着几盆很好的千叶石榴，和早开的珊瑚晚香玉，打算送到一家大宅门儿去卖的，现在都开得有成光景了，真是可惜。好容易开城的消息，传到了丰台，次日一早，趁着东方刚发亮，便把花来收拾好了，满满地挑着一担，趁着太阳没有出土，天气凉快，就赶快进城来。他这半年以来都是向西四大街铁宅送花，那家家主是个将军，住的房子是旧贝勒府，里面地方很大，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收买鲜花，管园子的花儿匠老李，和快嘴刘是老朋友，价钱给得挺多，所以快嘴刘进了城，一直就奔西四牌楼。

走到铁宅门口，不觉大吃一惊，原来那两扇朱漆大红门，紧紧地闭住，门外一道绿漆铁栅栏，也完全关起来了。这栅栏里，原来站着五个卫兵，四个人拿着步枪，一个人挂着盒子炮，今天也忽然不见了。快嘴刘几天没有进钱，打算一进城，就捞个一块两块。现在一看这种情形，这铁将军许是搬了家了。把担子歇在大门口，发了一会儿呆。因为这里斜对门有一家小理发馆，便一掀帘子进去，笑道：“掌柜的，辛苦。我这儿和您打听一件事。”这理发馆里，只有一个掌柜的，一个伙计，正闲着没事，伙计手上捧着一张一尺来见方的群强报，在那里看哑巴老妈的京话小说。伙计念一句，掌柜的听一句。当时看见有人进门以为主顾到了，脸上一转笑容，“您来啦”三个字刚要出口，见人家先道上了辛苦，这不是买卖，就向快嘴刘白瞪四只眼。伙计问道：“什么事？”快嘴刘道：“这对门铁家，约了我送花来的，现在忽然关上门了，怎么回事？”伙计道：“他还在北平待着吗？那就别想要脑袋了。你不知道吗？他的军队打败了，他逃走了。”快嘴刘道：“不是说他有十几万兵吗？里面还有鬼子兵

呢！怎么着？全打败了。”伙计道：“鬼子兵怎么着？咱们……”正说到这里，理发的进来了。伙计上前张罗生意，快嘴刘只得道了一声劳驾退了出去。他问不到个究竟，也没法子去找老李，就只好挑着花担子，满街吆唤着卖。这个时候，北平城里，秩序刚刚恢复，住家的人家，当先买油盐柴米，谁会来买花。因是快嘴刘在西北城转了半天，还没有开张，看看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上。自己还是天亮的时候，在家里吃了半斤冷锅饼进城的，现在肚子里大闹饥荒，又没有钱买吃的，心里是非常焦急。

走来走去，走到一大家宅门儿门口，那门口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台阶，一列长着五棵大槐树。槐树荫底下，歇着一挑卖豆汁的担子，快嘴刘在上一掏，还有一个大子儿，就把担子歇下，买了一个大子儿豆汁儿，坐在台阶上喝。豆汁儿喝到一半，忽然有一个人说道：“这一担花都很新鲜，是谁的？”快嘴刘看时，一个穿绸长衫的人，绕着花担子，观了又看，快嘴刘放下豆汁碗，连说道：“先生您买花？是我的。你瞧这四盆千叶石榴，真好，留下吧！”那人便问道：“要多少钱哩？”快嘴刘一听他是南方口音，便道：“先生您要留下这四盆，好办，您就给三块六毛钱。一盆花，合不到一块钱，贱不贱？”那人听说，正要还价，门里头又走出一个人，连忙说道：“李先生，李先生，你别听他说，北平卖花的，谎顶大。”快嘴刘看时却是一个听差的样子。他道：“大哥，这是我讲的价钱，你看值多少钱，您就给多少钱。”那听差道：“这四盆花你要多少钱？”快嘴刘用手轻轻地托着花朵，说道：“你瞧，这花起多大的蕾子。这上头骨朵儿有的是，包管能开两个月。我说四盆在一处算。只要三块六毛钱，这不算多吧！”那听差道：“三块六毛钱，三毛六分钱，差不多。”快嘴刘道：“你就还三毛六分钱，我亦不能嫌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十倍的谎。”那听差道：“你要卖的话，干脆给你一毛钱一盆。”那李先生是个初到北平来的人，哪里知道北平的事，觉得听差这价还得太少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转身就要进去。快嘴刘嚷道：“先生，先生，

我还让您一个价钱，您给两块五毛钱怎么样？”那听差说道：“别废话了，你以为我们这买花，是买古董呢。”快嘴刘道：“好，我再让您一个价钱，您给五毛钱一盆，怎么样？”李先生复转回身来，笑道：“你这人做生意，是不大老实。不过五分钟的工夫，你自己就快落下一半的价钱。你们说的价钱，谁敢还相信？”快嘴刘笑道：“先生，卖花的人，就这么一回事。您这儿老买花，还有什么不知道？我现在干干脆脆，只要一块二毛钱，贪您下回一个主顾，您瞧怎么着？”李先生原不知道花的价钱，因为他落价落得太厉害了，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他的话，便笑着只摇了一摇头。快嘴刘道：“我再凑乎您一点，您给两毛钱一盆吧。”听差道：“你说了半天，四盆花，给你五毛钱得了。”快嘴刘道：“大哥，我越凑乎你越要便宜，我不卖了。”说毕，挑起担子就跑了。约摸走有几家门首，脚步慢下来。又走了几步，索性停止了，好像想着什么似的，于是赶快回头，挑了过来说道：“我还没吃饭，凑乎几个钱，买一顿窝窝头吃。好，我卖给你了。”于是将担子歇下，将花一阵风似地拿了下來。说道：“先生，放那儿搬了去吧。”说时俯着身躯，就捧着花盆要向大门里送。李先生笑道：“我向来听见人说，北平人做生意，又和气，又老实，据卖花的看起来，情形大不相同。”快嘴刘听了这句话，试不住不来申辩。于是放下花盆，站起来，伸着两手就像托了什么东西似的。向上一托，又向下一放，笑道：“先生，你别怪我说谎，北平卖花的，向来就是蒙市。可是会买花的主顾，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谎也是白谎。有些买花的，早上不要，到了下午，老远听见卖花的一吆唤，就向大门口儿一站。卖花的来了，因话答话地问着价钱，一块钱的花，五毛钱准可买下来。”李先生道：“那是什么道理？”快嘴刘道：“这话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们都是丰台人，老远地挑了来，不能老远地又挑了回去。到了下午，我们要出城回家，给钱就卖。反正花是不要多大本钱的，就卖的是人工。到了下午，捞一个是一个，不比白来一趟强吗？先生明天您试一试，您瞧我这话准灵。”李先生笑道：

“你这人说话，倒也老实。”快嘴刘道：“嘿！我就叫快嘴刘嘛。”李先生一面说话，一面引他把花搬进来。

快嘴刘转进重门，只见一个太湖石大假山，迎面而起，上面挂着许多爬壁虎牵牛花。转过假山，一片大院子，中间隔着卍字走廊。院子里的草，长着有一尺来深，草里摆着许多盆景，只有大半截花干儿在外面，花盆子都被草掩着看不见了。草里的小蚂蚱儿，映着日光，在草头上飞起飞落。东檐角上一个葡萄架，也就东倒西歪，不成个样子，葡萄藤儿，拖着整堆的叶子，大半截躺在草里。葡萄架过去，有一个月亮门。老远地望去，门里头绿荫荫的，大概里面院子，也是栽满了树木。快嘴刘一面搬花，一面说道：“喝！好大个院子。这要拾落好了，什么花都好栽着。先生，你们这儿，好大宅门，也不要一个人拾落院子吗？”李先生笑道：“听你的口气，你很想在我们这里，当这个差事吗？”快嘴刘笑道：“可不是？您这儿的大院子，没有一个人收拾收拾，怪可惜的。”李先生笑道：“我们这里是书局，不是大宅门，你不要看错了。不过我们的经理，倒很想找一个花儿匠。据他说，花儿匠是最会弄钱的。看你卖花这样说谎，你这人做事，靠得住吗？”快嘴刘把花已搬完，这时他屈了一条腿，伸起光胳膊，给李先生请了一个安。笑道：“我就伺候您这儿吧。我不能说不弄钱，不弄钱，出来干什么的来了？不过我弄钱，决不能比别人多。您要是肯用我，您就望后瞧。”李先生还没有答他的话，他们这书局子里的王经理，正好由月亮门里出来，笑道：“你这个卖花的，说话倒也老实，你找得到铺保吗？”快嘴刘见这人是一个白胖子，穿了一件灰色的绸长衫，鼻子上架上黑色的大框圆眼镜，嘴上略略有些短胡子。他嘴里衔着一截黄色烟卷，比大拇指还粗，背着两只手，顺着走廊缓缓踱了过来。快嘴刘一想，这大概是这里的阔人，走上前又请了一个安。笑道：“老爷，那是一定，凡事都讲一个规矩，没有铺保那还成吗？”王经理道：“好，就是这样说，你明天来，先在这里试工三天。你若还是这样老实，我就用你。”快嘴刘

听说，喜之不胜，接了花钱，很高兴地回家去了。

那王经理笑着对李先生道：“我搬到这里来就是喜欢花木和大院子，正要找个花儿匠，恰好就碰着一个。大概是卖花的人，在大公馆里当了花儿匠，犹之乎你们当编辑先生的人，盼到自己当了书局的经理一样，你想，他这不是很高兴的吗？”李先生也笑道：“我要当了经理，一定首先用一个花儿匠，这叫推己及人哩。”王经理道：“这一所院子收拾好了，草里还有个喷水池。也给它放出水来，下一次我们的聚餐会，就可以在院子里举行了。我倒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这次聚餐会，要新加入一个朋友，从前是渔阳道尹，现在是牛督办驻京办公处处长。”李先生笑道：“我们会里，官僚日多，反失以文会友的原旨了。”王经理道：“不，他虽是一个官僚，倒不失书生本色，他就预备在我们书局里投资一万元，将来也许是我们一个同志呢。这位道尹姓周，明天就要来拜会我，我可以先介绍介绍。”李先生道：“我就没有听见王先生说，认识过这样一个周道尹，大概也是新交吧？”王经理道：“也是在一个宴会上会到他的，明天他是初次来拜会我。”李先生笑道：“多认识几个官僚也好，将来不干笔墨生涯的时候，还可以做官去，依然是可以有饭吃。”王经理笑道：“认识官的目的，就是这样吗？”李先生觉得自己言重些，也就一笑而罢，心里想着，拒绝不见倒不好，明天借个原因，先躲开一下吧。

到了次日，李先生吃了早点，正想借事出门，便踱到院子里来，心里不住打主意。只见那快嘴刘，已经上工，拿了一把小弯刀，在院子里割草。李先生还未开言，他先说道：“李先生，我早来了。这儿王经理很不错，许下了十块钱一月的工钱，再加上零钱，一个月也就捞个十五六元儿。这事要干个三年五载下去，下半辈子，也就不愁什么了。”李先生笑道：“你这人做事倒实心，头一天上工，就想干个三年五载，你想，你准能干这些年月吗？”快嘴刘道：“少挣钱多卖力，我想总差不多。”李先生点点头。因为自己要出去，且不和他说话，找了帽子戴上，刚要出大门，只见一辆敞篷马车，驾着一匹高大的紫

骡马，飞也似地奔上前来。马车前面，另外有四个穿灰色军衣的人，两个人背着大砍刀，两个人挂着盒子炮，做两列排着跑来开道。到了大门口，便都停住，马车前面，早跳下一个车夫，一跃上前，扣住了马缰绳，把车停住。车上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一把长胡子，拖到胸脯面前。头上戴的巴拿马草帽子，恭恭正正，罩得前后一样。身上穿一件团龙起花蓝纱长袍，套着玄色团花马褂。手上拿了一把团扇，似摇不摇的，将胡子扇着一闪一动。李先生想不出这是谁？且向后退了回去，站在走廊上，看他是什么人？不大一会工夫，门房早拿着名片进来，连说：“周处长来了。”李先生这才明白，这就是王经理所说的那个周道尹了。名片一送进去，王经理就跟着出来，表示欢迎。这时，三四个武装护从，簇拥着周道尹进门。周道尹捧着手上那柄团扇，遥遥地便向王经理作揖。王经理迎上前来，也是捧拳作揖，周道尹笑道：“不然我就早来了，我刚要来拜访，府里来了电话，只得进府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事，因为府里每日是由郑州带几条黄河鲤鱼来的。有时候总统忘了吩咐上厨房做鱼，他们也就不敢动手。只积了一个礼拜下来，多上许多条鱼，总统忽然大发仁慈，念起我们这些老僚属起来，今天大开鱼宴，约了许多僚属在府里吃鱼，我也是被请者之一。因为我有几根胡子，所以把我请在总统一桌上吃。我是把鱼吃完了，立刻就来，怕让你老兄老等。总统还笑着说：“周老头儿精神不错，你看多么忙？”王经理笑道：“这叫能者多劳。”周道尹笑道：“能者我是不敢说，不过牛督办全权派我在北平办事，府里出，院里进，尤其是财交两部，为着车辆和军饷的事，几乎每日要去一趟，劳可也能说是劳了。”

周道尹正说得有劲，那在院子里割草的快嘴刘，忽然走上前，对周道尹笑道：“周师傅，您好哇。”大家一见快嘴刘这样称呼，都为之—怔，周道尹对快嘴刘脸上看了一看。王经理道：“你不要认错了人，这是周处长周道尹，你还不走开。”快嘴刘道：“王先生，我怎么会认错啦！我们村子东头，有个清风观，周师傅从前就在那里待着。

我们有时候到庙里玩儿，就常和他见面啦！不信，您问问周师傅，我们那儿前前后后，谁不知周老道呢？”周道尹听了这话。一张老脸，由黄变红，由红变紫，手上拿那把团扇，直扇着胡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道尹身后有一个武护从，见这个样，走上前来，给快嘴刘大腿上，就是一皮靴尖。快嘴刘“哎哟”一声，就向地下一蹲。周道尹借了这一个原故，也发起怒来，说道：“我是好意来拜访，怎么当面把我羞辱起来？走，我们走。”说毕，抽身便走，那鼻子里还呼呼地出气。王经理也觉不大好意思，只得一路跟着，送出大门口。那周道尹头也不回，坐上马车，依然是风驰电掣地走了。王经理一想，这周处长是牛督办的亲信，无缘无故，把他得罪了，总怕他报复，而且人家拂袖而去，自己也觉难堪。这一腔怨气，不由得全发在快嘴刘身上，便将他痛骂了一顿，把他辞去。快嘴刘道：“不干就不干，那没关系。您要说不该和他认朋友，这事我有些不服。他当老道的时候就有朋友，做了官的时候就没有朋友吗？我今天上了大半天的工，饭也没捞到一餐，我不能走。”王经理实在气极了，愤愤地进办事房去了。这位李先生怕他又要生事，便给了他一天的工钱，让他走去。快嘴刘不能一定要在这里做工，只得走了。

过了两天，李先生在街上遇见他，只见他形容憔悴，低着头在路边上走。李先生一见，叫了他一声。快嘴刘一抬头，苦笑道：“李先生，你还认识我，我很后悔了。我在家里出来的时候，对家里说明，有了好事。现在回去，我拿什么脸见人呢？我倒是想到天津去找一个朋友，无奈一个盘缠也没有。”说话时，两只眼睛，只望着李先生的脸。李先生道：“你要多少钱呢？”快嘴刘道：“我还搭火车吗？我就是走道去了，有个块儿八毛的，也就对付着能到。”李先生听说，便在身上掏了两块钱给他，说道：“我也有过这种日子，知道找不到事走不动的苦。我们认识一场，我觉得你这人爽快，帮你一个忙吧，不过自此以后，你要谨慎才好。”那快嘴刘接了钱，竟趴在地，下磕了一个头，千恩万谢而去。

光阴易过，不觉又是五年。这李先生因为受一家书局里的托付，要撰一部近代诗集，便搬到西直门外，十里桥边，一家味冰寺里来住，意思要静心撰述。这里有两个和尚，一个已经上五台山朝佛去了，只剩一个粗和尚看守庙宇。李先生住在庙里，对这个粗和尚，好像很认识，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面。那粗和尚却含着笑容，老叫李先生，这里另外住的有几个避暑的，据他们说这粗和尚是一个有根基的人。他丢了军官不做，突然到这小庙里出来，这也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李先生听了这话，更是疑惑。便问道：“大师傅，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会过，你记得起来吗？”和尚笑道：“我怎样记不起来？还多谢给我两块钱呢。”李先生陡然想起来了，他便是快嘴刘，便问他何以出了家？和尚笑道：“我不但出了家，还做过官，带过兵，发过财呢。你要问我这话，我一时也说不清。现在有人新作了一部小说，记着北平城许许多多事情。我的一段小历史，也载上面，你一看就明白了。这作书的人，也就住在小庙里，作完了以后，就摆脱了红尘，把这一部书，交与老和尚，请他卖到书局里去，得来的钱就送给老和尚。老和尚说要钱无用，没有卖去，因为这书里有我的事，他朝山之前，又交给我了。我上万家私都丢了，哪要卖书的钱。当年蒙先生送我两块钱，我要报答总找不着你，现在就送给你吧。您是书局子里的人，正用得着它，也不算谢你，请你和作书的人结一层缘吧。”说毕，当时就在佛龕下把书稿寻出来，交给李先生。李先生拿去一看，哦！原来如此，便在书前题了四句诗道：

眼前富贵原如梦，戏里干戈莫当真，说与劳人浑不信，老僧便是过来人。

大家要知道这书上说些什么？书的正文里，说得清清楚楚，请看正文吧。

第一回 儿女英雄多情甘做妾 美人名士得意共参军

民国十几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军事时期。所以谋生无路的，投身到军界去，立脚就较为容易。在这种情形中，有多少人为了几块钱的月饷，枉送了性命，又有多少人靠着一根枪，把一个穷光蛋，变成富贵双全的阔人。

提到这里，有位王全海师长，就是侥幸成功者的一个榜样。王全海是山东鄆城县人，自幼务农为业，不过那地方接近最出强盗的曹州，民情慍悍，差不多的人，都懂一点技击，并且会放步枪和手枪。人民练习这种武术，也并不是居心去做强盗，而是因为强盗多了，时时刻刻可以来犯。乡人为自卫起见，每一个村庄，都筑有土圩子，像一座小城一般，把村庄围上。而且乡人同时学些武术，会弄刀矛，也收买些步枪手枪，练习射击，预备打土匪。王全海从小练习这些本事，后来能同时放两支手枪。他们放手枪和军营里的放法不同，不是描准射击，乃是举着枪口对天，向前面摔了去。王全海摔枪的功夫，能在黑夜里打三十步外的佛香头，因此乡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猫儿眼。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很出名，远近村庄，没有不知道猫儿眼的了。过了一年，因为赌钱赌输了，不敢回家，就加入土匪里，当了三年土匪。他当土匪的成绩，很是不错，有一次他和十七个同党，被一连官兵包围了，开火两三个钟头，人死了一半，大家都有缴械的意思，惟有他不肯。战到晚上，他一个人

手里拿着两支手枪，就在地下滚球也似地滚着杀出重围，这样一来，杆头就把他升为了小杆头，手下也有三五十同党了。他一直当了十年的小杆头，因为杆头受了招抚，做了旅长，他也跟着投降，当了一个小连长。这旅长扶摇直上，做了督军。王全海因为替督军打过几回恶仗，劳苦功高，升为易州镇守使，兼第二师长。这易州地方，到北平很近，王全海是常到北平来玩。这个时候，他有钱有势，坐汽车，住洋楼，抽大烟，吃喝嫖赌，都可以随心所欲，也和其他的阔人差不多。但有一件事，他和别人不同。别人有钱，首先要办的，是讨许多姨太太。他以为娶了许多美人，住在一处，一来不知道爱哪一个好，二来也容易起风潮，因此他想了一个法子，自己所常到的地方，一处娶一个姨太太。除了家乡不算，北平天津易州济南，都应该娶一个太太。现在已经娶了的，只有易州天津两处。急于要进行的就是北平这一房家眷了。

王镇守使在易州娶的太太，是一个绅士的妹妹，在天津娶的，是北班子里一个妓女，都不认得字。他出身草野，戎马半生，没有机会读书，所以除了王全海三个字而外，认识的字，可以说不上十个。从前不认识字，倒也不觉怎样，现在做了大官，发了大财，就处处感到不认识字的痛苦。因此他决定了主意，在北平讨的这个太太非要认识字的不可，也好做个亲信秘书。前后两个月，也曾托人去物色相当的人才。无如他已娶了两位太太在先，读书读得很好的，自然有些身份，都不肯就。只稍微认识几个字的，他又不要。而且他最反对平等自由这些名词，所以太新的了的女学生，他也不对劲儿。因此高不成，低不就，总是说不妥。有一次，王镇守使请客，谈到了妇女身上，他就发起牢骚来了。他说：“我常听到鼓儿词上，说那些个小姐人才好，德行也好，怎么到了这年头儿，一个也遇不着？”就有人说：“现在女学生很发达，女学生到处都有才德兼备的，很是不少，怎么说没有？”他道：“说的是女学生吗，我是反对她们，她们动不动说男女平权，自由维新，这样一来，小媳妇也要和丈夫